

品鉴

有用,或者没用

——读张忌《素人》

徐巧琼

一拿到张忌的新作《素人》，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从《小京》到《海云》，观张忌之前的作品，情节段落之间的关系基本呈现了递进、连接的状态，而《素人》却是一个另类。全篇采用了并置、错位的方式，几番腾挪跌宕，叙述方式显得越发干练洒脱，令人耳目一新。

所谓“素人”，指的是一种不加修饰、原生态的人。在业余时间，他们弹琴、种茶、养花草，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乐此不疲。在《素人》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就拿苏如龙来说吧，从端着金饭碗的银行职员，切换到清贫的古琴老师，他的改变只缘于陌生人的那曲《酒狂》，在勾抹吟揉之中，苏如龙仿佛找到了另一个自己。于是，他辞职、拜师、收徒，他成了传说中的“素人”。

那一天，我们的主人公赵一新走在桃源街上，在嘈杂的车流人潮中，几缕若有若无的声音飘过，突然间，她内心深处的那根弦铮然响起，这是她与古琴的初次邂逅。就这样，赵一新答应了苏老师的三个条件，成为他的学生，也成了一个“素人”。

赵一新还是何老师的学生。茶艺班的何老师坐过牢，4年的牢中经历给他带来了一种叫作“茶道”的生活方式：何老师的茶叶都是自己跪着种出来的；何老师的茶叶自己种、自己炒，只给自己喝——何老师教的是茶艺，也是茶道。

张忌的笔锋，平淡中暗含着侧隐，在他不动声色地叙述中，主人公的纠结苦恼向读者缓缓展开，令人很不得闯进书页里，替她做主，帮她决定：大龄女青年赵一新生活于单亲家庭，在结婚与待嫁之间，摇摆不定，无处着陆。她种白菜根、养蒜粒、学古琴、习茶艺……在这些旁人看似无用的东西上，她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支柱。

什么是没用的，什么又是有用的？文中，这个问题不止一次被抛出，这个问题贯穿了小说的始末。人们脸上挂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学那些玩意儿除了费钱费时，还有什么用处？

主任说：你净种些无用的东西。
刘志光说：你学茶艺有什么用？不就是泡泡茶吗？
那个愁眉苦脸的女孩儿说：何老师，我是交了钱的，我自然要学有用的东西。

以上这些，让我想到了“丛林法则”这个词。据说，有一种物种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叫作丛林法则，这种法则讲述了关于“优胜者胜出劣者淘汰”的社会现实。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要想成为强者，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才智，把所有精力放在有用的事物上，剔除一切无用的东西，才能脱颖而出。这也决定了很多人的把“有用还是没用”看成衡量一切的标准。

那么，这种高效、有用的生存方式，是你想拥有的吗？无论如何，这样的生存方式，却不是“素人”们想拥有的。在这儿，张忌借“苏老师们”的口，向读者讲述了“素人”那与众不同的生活观念：

苏老师说，你记住，古琴不能用来娱人，它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悦己。
苏老师说，你记住，任何事，最要紧的，便是悦己。赵一新想说，最重要的事，是悦己。其他的，都不打紧。文章的结尾，颇有些“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意味。“她抬起头，眼前忽然现出一段禅黄色的破墙，墙上写了4个潦草的大字，‘说话是谁’。赵一新忽然一激灵，犹如耳边响了一个惊雷……”

那一刻，她似有所悟；那一刻，我们读者也似有所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感觉浮躁、疲劳，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人们除了各种奔波各种忙碌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也无暇去体验人生还有其它乐趣。
“民亦劳止，迄迄小休”，忙碌的现代人需要休息，需要一个恬静、怡然的氛围，需要偶尔的“悠闲”与“休养”来愉悦自己。而“素人”，给读者们勾勒了这样一块宁静的天地，向人们呼吁：这个世界很美好，我们要学会悦己。

以宁波文学的名义礼赞

——写在《文学港》杂志出刊200期之际

邹大鸣



《文学港》杂志走过了它不平凡青春历程，今年盛夏将迎来出刊200期的纪念时刻。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除了经济繁荣、市容整洁之外，还需要文化作为软实力，来支撑城市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精神，是宁波城市人文形态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宁波文学艺术家们的不懈努力，古老而现代化的甬城，既有东南形胜，一派繁华的外在兴旺发达之势，又有文脉传承，精神生活富足的内秀之美。宁波的作家们在荣誉主席的带领下，活跃在当下文学创作的舞台上，硕果累累，已在全省乃至国内文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令人刮目相看。作为宁波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纯文学杂志，《文学港》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几度转型，如今焕发出亮丽风采，这凝聚着历任主编、文联领导、全体同仁的智慧与汗水。

创刊200期，光从数量级上说，折射出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任劳任怨。个个中酸苦辣，可以想象得出。而值得欣慰的是，宁波的作家创作势头旺盛，老中青梯队结构完备，体制内外作家同生共荣。特别是青年作家群体的崛起，使宁波文学后继有人，英才辈出。

我对作家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孩童时代也曾有过作家的梦想，可惜未能如愿。好在到了市文联工作，有机会接触作家群体，近距离地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常常被他们的率真、执着、勇气、胆识、个性和文采所感染，心甘情愿地作为作家

们做些服务工作并出谋划策。还与两位年轻作家结对，帮助他们创作中的困难与问题。对此，我感到由衷的幸福。

通过改版、提酬、设奖、搞大型活动等方式，《文学港》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居然弄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文章常被国家级刊物选登；王旭烽、商震等名家的作品能在《文学港》里阅读到；“储吉旺文学奖”、“於梨花青年文学奖”，一个城市创设两项文学大奖，实属罕见；“春天送你一首诗”、“宁波文学周”已成为甬城文艺响当当的活动品牌。中国作协领导、国内各大名刊主编、多次莅临我们生活着的美丽海港城市，开启文学惠泽百姓、缔造文学“饕餮大餐”的模式。

文学喜逢盛世，这是文学最受尊重的时代。人们需要文学，文学支撑精神。乙未之年，三阳开泰，甬上文学界又见姹紫嫣红，百花争艳——4月初，宁波青年诗群15人齐刷刷集体亮相中国作协会议大厅，邀请权威专家一点评作品，把脉会诊，开出“药方”，如此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用中国作协书记书记吉狄马加的话来说，乃属全国首创；还是人间四月天，我们在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故里，秀美的慈溪市崇寿镇，拉开了“唱响时代旋律，深入百姓生活，大型诗歌朗诵会”的帷幕，诗韵袅袅、歌声朗朗、舞姿翩翩，一场高水准的专场演出使当地民众如梦如痴；5月初，在著名作家、出版家巴人的家乡奉化，成功举办了全国知名小说家走进农村镇黄埠村接地气的系列采风活动，他们见证了“宁波市作家协会创作基地”的挂牌仪式；这期间，在《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的出生地，鄞州区与《人民文学》杂志社联袂，结合全民读书节活动，为全国文学新人获奖者颁出含金量极高的奖项，宁波作家也名列其中。

短短数月，宁波文学活动此起彼伏，高潮不断，令业界惊叹：宁波文学在新时期大有可为！

如今，《文学港》出刊200期简朴的纪念活动，通过《文集》的方式，昭示文坛。我特别注意到，从今年第一期起，《文学港》杂志的封面换了面貌，每期都有一条特色船楫作主画面，这船，分明是办刊人的一种企盼：满载文学的情怀，浩浩荡荡驶向神圣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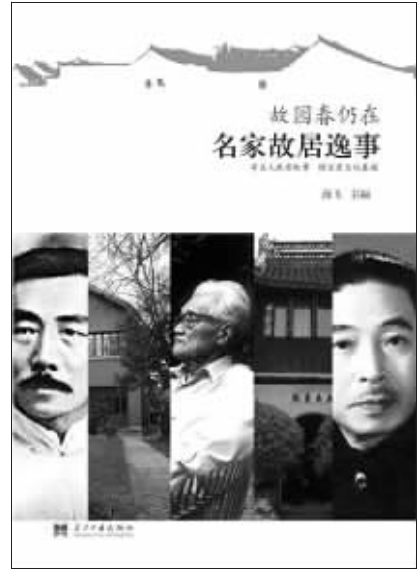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以宁波文学的名义，向文学礼赞，向作家礼赞，向生活礼赞，特别要向200期礼赞。明天，我们将再次见证和分享宁波文学更加辉煌的成就。

因为我们一直行走在更纯粹的文学路上……
(作者为宁波市政协常委、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

永不散场的相会

——读海飞主编的《故园春仍在》

潘玥婷



拨开时空缭绕的薄雾，《故园春仍在——名家故居逸事》让我们和鲁迅、茅盾、梁实秋、丰子恺、俞平伯、夏衍、柔石、冯雪峰等文人名家一一相遇。

海飞主编的《故园春仍在》追溯了29位名家故居的前世今生，以及主人的过往逸事。文集笔调清丽隽永，写作者的寻访足迹仿佛带我们走进了一场盛大的相遇。也许是静处深巷，也许是依山临湖，也许厢房紧闭，也许人群喧嚣，但不管哪一处，故居都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窥见一份精神，一种气质。

随书一起走进蔡东藩那间尘封已久的厢房内，昏暗的木纹布满了沧桑的痕迹，你很难想象这里就是那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创作现场——临江书舍。这是蔡东藩当年租住的房子，用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写作，它见证了一个超然忘我、淡泊名利的作家无数个青灯黄卷的夜晚。同时，故乡的一切也给了名家们创作的灵感和写作素材，如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乌镇、鲁迅《祝福》中的鲁镇，还有巴金对于李家祠堂这一象征着权利的大家庭的反抗，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然而故居对于名家而言，并非仅是生活和创作的场所，是灵感和素材的来源，它更给予了文人精神的滋养。随书走访故居，自然不可错过茶香氤氲、曲径通幽、典雅清丽的西子湖畔。逢着江南温润的细雨，踏着高低不平的青石板，往巷子深处走去，你是否也曾期待遇见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然而时间一点点地侵蚀着粉黛墙瓦，属于戴望舒的雨巷——杭州大塔儿巷早已是旧时光景不再，那一曲凄婉惆怅的哀歌却恒久地盘桓在悠长的巷子内。出生于西子湖畔的戴望舒自小受到良好的

古典文化熏陶，杭州温润的气候赋予了戴望舒与生俱来的阴郁气质，让他将失恋的愁苦和失意的郁闷倾注在了“雨巷中结着哀怨的姑娘”这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意象之上。

而杭州对于俞平伯而言，又具备另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1920年，从伦敦回国的俞平伯住进了位于外西湖的俞楼。这座清幽雅致、书香浓郁的建筑是他的曾祖父俞樾遗留下来的宅邸，显出一派高洁与沉静。俞平伯回到这里，其实也是在追寻和继承先祖的文化根基。在童稚时期，俞楼就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俞平伯虽然只是杭州“小住”，但杭州对他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不管是城市的喧闹，还是湖山的清丽，抑或是俞楼所显现的文化积淀，都奠定了俞平伯文学与文化学术的精神根基。他后来的新诗创作也呈现出简练整齐、幽深绵密的特点。

一路寻访。走过和风细雨、温文典雅的西子湖畔，来到灰砖黛瓦、石雕门楼、马头墙高耸的浙东山区，便多少感受到了不同的气息。而与此典型的浙东风格民居建筑相一致的，是浙东人倔强、充满硬气的气性。我们熟知的名家冯雪峰便是其中的典型。在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有一个四周小山环抱的村落——神坛村，冯雪峰便出生于此。义乌为古越属地，其村民村与大自然和斗争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顽强硬朗的民风，这是一种融入每一个村民血液的土地性格。冯雪峰具有鲁迅所说的“浙东人的老脾气”——倔强执拗，易于偏激，却又坦率真诚，独具个性。这种性格特质也为冯雪峰跌宕起伏的一生埋下了伏笔。他是满怀热血的学潮带头人，他是冒着严寒、顶着凛冽大西北上求学的赤子，他是坚定的革命斗士。冯雪峰对自由的向往，让那被倔强与不屈充斥着的身躯力图突破一切阻碍。即使在爱情面前，浙东人的正直也让他面对志同道合却已有男友的丁玲的表白时，选择了沉默拒绝。带着一生的倔强反抗，即使遍体鳞伤，冯雪峰依然如雪峰一样挺立，就如“雪峰故里”那座坚毅的半身铜像。

当然，寻访名家故居的作家们也不禁在书中感悟：“故园已逝，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勉强地探寻、艰难地辨认，都敌不过时间之手。”今天的故居大多只剩下吱呀作响的木板楼，物是人非，旧时光景难觅；或是被开发成旅游景点，然而熙熙攘攘的人群带来的喧闹里是否真的有一份沉思与尊敬？倘若有些当还算是幸运，有一些故居早已无处寻觅，或在勉强算得上旧址的地方，透出一隅荒草、石缝间的青苔，依稀可见岁月留下的沧桑。

而世间又有什么可以敌过时间呢？我想是有的，那便是文人精神。斯人已去，故园春仍在。与名家故居的相遇，是永不散场的精神聚餐。

荐书

《奔跑的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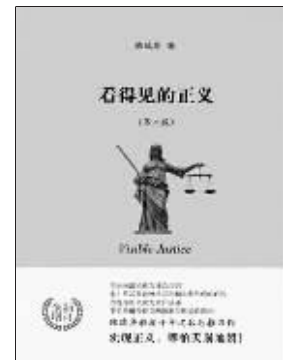
作者	胡学文
出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
日期	2015年5月

“犹如照妖镜，让社会中的无人从遁形”一语，出自第51届金马奖获奖作品《一个勺子》里的一句颁奖词。这部电影改编自鲁迅文学奖得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

胡学文的小小说有着异常坚硬的质地，他对于当下乡村儿女生存的艰难与精神的惨烈有着真实而深刻的表现。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底层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常被命运裹挟着跌入深渊，但他们倔强地与灰暗绝望的命运搏斗，哪怕头破血流也不屈服。因此，胡学文的小小说充盈着在现实、伦理、人性、命运、性格之间纠缠的极为复杂的意蕴与内涵。

《奔跑的月光》收录了胡学文的6部中篇小说，体现了作家现实风格的坚守与发展，着力书写了当代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直击生活的痛点。作者持续地推进苦难的深度，直到生存的极限。《奔跑的月光》中有一个人物是傻子，但小说又不是写一个傻子的故事，而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荒诞命运。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一个傻子，本身就是一种智慧。6部中篇小说，不追逐时尚，在描写现实时，能达到一种近乎荒诞的色彩，这既与转型期中国农村现实中所具有的不合理性有关，也是作家在艺术上努力提炼所达到的效果。（推荐书友：小平）

《看得见的正义》



作者	陈瑞华
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3年7月

法律，法治很重要，但是客观而言，不会人人都去钻研法律。陈瑞华教授也许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把深奥复杂的法律程序和司法制度，通俗易懂地阐述出来，这也许就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看得见的正义”这一说法来自著名的格言：“正义不仅要被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何谓依法治国？应该是“以法律的统治”为内容的真正法治，因此必须破除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理念，必须将诉讼活动纳入到国家与个人进行平等、理性地对抗中来，使国家追究个人的任何行为和决定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福建的念斌案终于水落石出了，但是呼格吉勒图无法回来了，念斌的8年人生已经成为过去时，正义是否来得太迟了呢？须知——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之所以为非正义，陈瑞华认为，倒不是因为实体结论发生了错误或者说造成了实体上的不公平，而是由于实体结论的产生过程造成程序上的不公平，损害的是司法裁判的及时性。

是啊，早在2006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已经对案件进行了复核，当时得出的初步结论就是“冤案”。但是在迟至8年之后的2014年12月内蒙古高院方才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1979年出生的他，被执行枪决时不到18岁，等他被告无罪时却已经是35岁了。这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吗？引人深思。

透过这两个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谁来监督监督者”？也许就在当下，也许还需要时间。（推荐书友：王曦瑜）

《一个人的好天气》



作者	(日) 青山七惠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期	2011年3月

《一个人的好天气》是日本新锐女作家青山七惠出道以来最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正是此书，给这位“80后”作家带来了“芥川奖”的殊荣。老实说，这部作品若仅从表面看，内容非常简单，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独自在外住宿、打工、恋爱的一段生活，但读完全文，你依然会喜欢上它，蕴藉的语言，自然的行文，不知不觉中让读者和书中的一个个人物拉近……

当然，青山七惠并非单纯想在自己的小说里呈现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她一方面把文学技巧巧妙地融进了作品，另一方面也用文字呈现了自己眼中的生活美学。她笔端轻俏，却已经巧妙渗透了民族文学传统中的特有情致，比如萧瑟、孤寂。

《一个人的好天气》的主角是来自单亲家庭的19岁的知寿，她执拗地离开母亲，开始并不怎么熟识且已年届七旬的舅姥爷玲子一起生活。一老一少的年纪相差了半个世纪，在生活的细节中具有某些鲜明的对比性。有趣的是，老人家有自己常来常往的舞伴兼恋人，玲子每天淡妆浓抹，努力地“女为悦己者容”。知寿却和男友阳平刚刚分手，好在不久她又开始了一段新恋情。但那个叫藤田的小伙子和知寿好了一阵后喜欢上了别人。知寿并非那种为爱会歇斯底里的女孩，纵然内心很不舍，她也没有为了挽留这份爱而做出任何争抢的动作。事实上，在日本社会中，像知寿这样的年轻女孩非常具有典型性。她曾经问“过来人”的玲子：“外面的世界很残酷吧？我这样的人会很快堕落吧？”玲子软软一句“世界不分内外的呀，世界只有一个”，便一语中的。

小说根据一年四季分成了“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迎接春天”这样五个部分。最后一部分带有明显的迎新意味。知寿在最后袒露了带着铿锵之心的心声——“就这样，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过下去。”（推荐书友：傅晓慧）

书界短波

储吉旺经商新著《商旅拾遗》出版



“储吉旺文学奖”出资人、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吉旺，继出版《我与外商打交道》、《谈恋爱与谈生意》、《谈文化与谈生意》、《商旅风云》、《商旅心迹》经商五部曲之后，最近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了第六部经商新著《商旅拾遗》。

创业30年，畅叙商海心迹；周游70国，笑谈商旅风云。这部35万字的日记体随笔和诗歌，记述了作者2011年至2015年的经商历程与心迹，这期间还多次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国际，出席多届中欧工商论坛，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等企业和全球性的艰难岁月，企业命运与全球经济息息相关。

作为全国慈善最高奖——中华慈善奖获得者和宁波市慈善楷模，作者用较多篇幅记述了自己的行善经历，其中不乏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变迁的人生思辨。

储吉旺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他商文相辅，经商之余以读书写作为最大乐趣。该书是他个人出版的第11部作品。（竺济法）